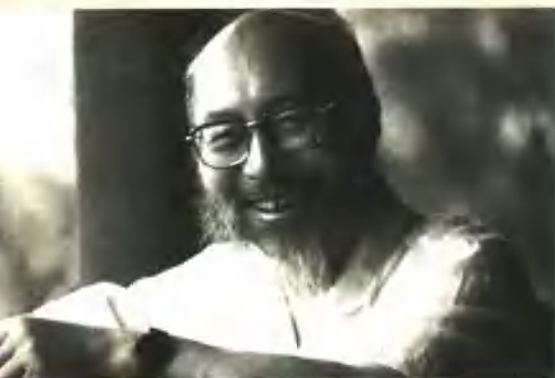


刘粹 编

公刘纪念
文集

他希望回归大海
回归生命的摇篮

诗在你在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公刘纪念文集

诗在你在

刘粹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在你在:公刘纪念文集/刘粹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9

ISBN 7 - 5633 - 6254 - 1

I. 诗… II. 刘… III. 公刘(1927~2003) - 纪念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756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政编码:253006)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 字数:19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集缘起

全书共收入88位作者的纪念诗文100篇(首),以诗文的结稿或发表时间为序。

必须郑重说明的是,作为诗人公刘的独女,父亲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亲,我完全遵从父愿,是在父亲离去十余天后才分别投发了几十封短简,代父亲向他的一些同窗同难同道朋友们作最后的道别。我不曾向任何一位师长友人索稿,约请他们撰文纪念我的父亲。我明白,如果那样做,只会有违于父亲;纸化或是绢化,父亲会需要么?然而,就一己之力所及,这两三年间,我陆续读到了刊发于全国各地的100多篇怀念诗文,还有发自澳洲的哀思越洋而来。这些都是开放在人们心间的鲜花啊。同时,我也深知,自己囿于闭塞中部,阅读中肯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遗漏……如此冰炭景致,亦是柔弱愚钝的我在思以感恩答谢之外,尽一己之力编选本书的另一缘起。

纪伯伦说:诗人的死就是生。

刘 桦

责任编辑 曹凌志
杨静武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封面制作 左伟
内文排版 启文博雅工作室
<http://www.hthook.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谨以此书献给父亲

感谢所有敬重公刘人品、热爱公刘诗文的读者朋友
感谢所有关心、帮助和支持我的师友



永恒的怀念（公刘逝世两周年纪念 2005年元月）

序

说起公刘，我总是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一句诗：“千古文章未
尽才。”

因为他直到晚年卧床不起，诗情和文思都没有枯竭，天假以
年，他还会吐出更多的丝来。

自然，比起盛年夭折的人，年过七十，至少也算中寿了。但他
的七十多年中，被迫用在无益于己，无益于人，也无益于社会之事
的时间太多了，例如搞运动，大小会，写检查，做交代，去劳改，以
及幸而不死还须应对的诸多麻烦、折腾与“揉搓”……无论认真对
待，还是敷衍着干，对国计民生都没有什么好处。这岂止是浪费
时间，这是浪费人的生命！

有人说得轻巧，苦难“玉成”了诗人，这都是站着（或坐着）说
话不腰疼的风凉话。还有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本是古代诗人
的牢骚，怎么能简单地当作正面立论来套用？

让公刘来选择，他会说为了写出那些《活的纪念碑》一类诗
文，他宁愿付出大半辈子正常人生的代价吗？以什么名义，才能
使对亿万人青春年华和人生权利甚至健康和生命的剥夺成为合
法的行为呢？

不过，公刘写一篇是一篇，总算为我们留下了相对丰厚的文学馈赠，这是他在同样相对困难的条件下拼命写出来的。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公刘和白桦、彭荆风、公浦、季康等作为“新兵”，跟懂得文学又开明平易的“老八路”冯牧、苏策，汇合在云南高原，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文学群落。公刘献出了《边地短歌》《西盟的早晨》《作伕山》等组诗。我就是在这时得知公刘其名的。公刘不同于文以人传的名家们，他没有什么权力、地位和职衔可以仗恃，而是人以诗传，且这些诗中的许多篇是足以传世的。

但厄运跟踪而至。1956年3月，我期望在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上见到公刘、白桦和李瑛等军旅诗人时，却大失所望，据说他们在北京一个名叫莲花池的地方接受审查尚未结束。

我侥幸没被审查，但不久以后的斗争却在劫难逃。公刘、白桦、彭荆风等也都相继“落网”。就在1956年夏秋到1957年春夏的短暂一年里，公刘写出了《在北方》《上海》等组诗，在当时仍是平庸当道的诗歌阅读中令人耳目一新。（我还曾写了《忆西湖》，呼应他的《西湖诗稿》，随后的唱和分别成为我们的罪状）我对公刘《运杨柳的骆驼》等篇是印象深刻的。然而，我想，如果有些五十年的诗歌选本只选这样一两首隽永的短诗作为公刘的代表作，固然不必深责，却也是要么出于无知，要么有某种偏见，要么是有嫌疏懒，心不在焉，随手捡来塞责吧。

公刘放下他没有用完的笔远去了。用套话说，“人琴俱杳”。在这本纪念文集里所收的文章，相信没有官样文章或虚情假意，

因为公刘生时没有世俗的利用价值，走后更无须勉强应付，就其人其诗其文胡乱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了。在这些文字中，多少可以透过朋友们的真声音，感受到公刘这个真诗人的活气息。音容宛在，这就是纪念的意义所在吧。

邵燕祥

2006年1月4日

目 录

读《诗人公刘谈身后事》/高 平	1
对公刘的牵挂/滕长桥	3
秋天的祝福/王 威	6
老人与海——致公刘/王明韵	9
寄公刘/黎焕颐	11
小麦及她的父亲/范 泓	14
战士永远在马背上——痛悼公刘/白 榕	20
悼公刘/官 玺	24
公刘的胡须/高 平	25
忆公刘/邵燕祥	27
老人与海/王明韵	31
鲜花送你静静地走——众友人致电别公刘/何素平 ...	34
致公刘/阳 春	38
公刘先生 一路走好/柳 萌	41
无法言说的哀痛/李传玺	45

公刘永在/李耕	48
为了寻找童心——公刘在赣州撒下几行新的 脚印/李一痕	50
哭公刘/马萧萧	53
旗如是说(外一首)/沈泽宜	54
公刘依旧迎风歌唱/刘章	57
悲歌一曲送公刘/从维熙	62
大诗人公刘/治芳	69
告别公刘/柯原	72
公刘回“家”/陆梅	77
哭公刘/黎焕颐	79
悼念公刘先生/沈天鸿	81
草原鹰是草原王徽/冰云	85
公刘,中国诗坛灼人之火/桑恒昌	89
诗人公刘:不熄的火焰/韩青	92
无与有——悼念公刘/沈敏特	96
哀公刘/刘湘如	99
哭送公刘/陈发仁	102
世事茫茫忆公刘/冰夫	105
送公刘远行/王春煜	113
他的微笑永存——送别公刘先生/乔延凤	119
痛惜公刘/胡昭	122
唯愿平平常常地来 安安静静地去	

——忆诗友公刘/塞 风	125
遥望一盏隐去的灯/雪 阳	128
纪念公刘/《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编者	131
哀公刘/许觉民	134
诗在你在——接父亲回家/刘 粹	136
心送公刘/董其中	146
送公刘兄远行/李冰封	151
纪念公刘/何满子	153
三拜公刘/戴 煌	156
忆公刘/温跃渊	159
对公刘的回忆和怀念/刘 陵	162
迟到的悼念/石 楠	168
诗之美 品格之美——悼念诗人公刘/彭燕郊	172
忆公刘/赵 越	175
戴荆冠的诗人永生——献给父亲/刘 粹	181
永远的公刘/李寿生	184
我与公刘的邂逅情缘/孙宪武	186
三月的杏花——陪父亲过生日/刘 粹	190
檀香一炷祭公刘/赵 昂	193
再唱一曲送公刘/高 羽	201
公刘在山西/青 稞	207
《黄连歌》与公刘/刘 琦	211
悼念诗人公刘先生/丰昌隆	213

纯真的友情——忆公刘/高 梁	216
溯悼同难作家公刘/周缉熙	220
从公刘杂文看公刘其人——在江西作协公刘创作 座谈会上的发言/晏 政	221
忆公刘——在江西作协公刘创作座谈会上的 发言/陶孝国	224
谈公刘的诗/郭蔚球	228
怀念公刘叔/葛佳真	230
大哉！公刘/王蔚桦	232
想起曾卓和公刘/耿林莽	237
望断云山忆公刘/谢长辛	240
灾难的儿子——记公刘/彭荆风	247
怀公刘/白 航	256
公刘，一首耐读的精品诗——怀念公刘/黄良鉴	257
跨世纪的公刘/冯亦同	262
诗的秘密——公刘印象/纪 宇	269
追思/林 希	271
诗人不幸诗文幸——悼念公刘老友/黎先耀	275
哭公刘老师/陈运和	279
我所认识的诗人公刘/于 进	281
公刘与金昌/于 进	285
与公刘先生的一面之交/张洪波	289
难以忘怀的公刘先生/田稔援	292

公刘先生/潘 军	296
我了解的白桦和公刘/涂光群	300
真诚的心祭/柳 萌	308
怀念公刘先生/李渔村	311
遇见诗人公刘/柯 平	317
怀念公刘/陈所巨	319
怀念公刘/葛崇岳	322
四十六封信函中的公刘故事/李云鹏	324
先生教我读书——公刘先生周年祭/时红军	349
公刘诗歌朗诵会串讲辞(节选)/江 山	351
和公刘生前写成的最后一首诗——为大师 周年祭而作/治 芳	358
你哪里去了呢?——怀念公刘/刘祖慈	360
公刘的书房/陈树良	363
刘耿直/贾梦雷	366
公刘诗歌朗诵会的最后告白/刘 粹	369
洁白的灵魂 大写的诗——怀念公刘先生/张 莉 张援春	371
吟诗思公刘/江 湖	382
谁给《合肥》谱个曲/温跃渊	383
合肥去来/邵燕祥	387
缅怀——甲申谷雨祭诗人公刘/李 耕	390
诗人的死就是生——代后记/刘 粹	393

读《诗人公刘谈身后事》

高 平

公刘，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刘耿直，而耿直正是他毕生不移的性格。在中国文坛，他属于那种并不多见的毫无奴颜媚骨的人。我与他的相识远在 1953 年，那时我们同在西南军区所属的部队搞专业文学创作。我们又曾分别在军中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多年未得重逢。新时期以来，才有机会在曲阜、北京、兰州等地晤面，并互有新版诗集签赠。我对他的人品和诗品都很钦敬，论交情，却颇似“淡如水”的境界。

今日，收见苏策同志从昆明寄赠的第 40 期《云南当代文学》，见有一篇题为《诗人公刘谈身后事》的文章，使我心灵震动。细读之后，果然字字俱是公刘！也句句都合我意。我认定，只要抄来略作几个字的技术性改动，便可为我所用（当然，我一生没有干过任何抄袭的勾当，断不可不顾晚节，到最后抄袭人家的遗嘱）。这只说明我们命运相近，精神相通。言身后事也还是要自己动手撰稿的。

我主动推荐、宣扬这篇文字，是为了让公刘的读者、论者更了解公刘。

下面是原文：

人，无论活多久，终究一死。经过数十载的坎坷颠簸，这于我早早就能泰然视之了。依我看，年过八十以后，抬腿动脚全靠旁人搀扶，就于人于己都是累赘了。这样子“活着”，还有乐趣么？未必。

下列几点，且算作我的最后要求吧：

一、不要散发讣告；分别写几封信，通知真正关心我的人，就足够了。

二、不要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展览；我不愿打扰别人，也不愿意别人来打扰我，尤其不愿让某种“朋友”假惺惺地握住我女儿的手，“劝死者亲属节哀”。

三、不要印发“生平”之类的东西，说好说坏，由人去。

四、火化前，替我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即可，不要搞什么“美容”；我自问一生本色，死了又何须化妆？

五、我不可能有多少遗产，倘剩下一点，那也无疑应全部归于女儿。

六、只要可能，务请将我的骨灰撒入长江口外大海之中。人的远祖，原本便是从海里爬上岸来的，回海如回家。倘限于条件，一时实在难以办到的话，那就暂且置于女儿身边。反正在不去那个继续盘问级别的地方，自家吃憋，也教邻居不愉快。

目前想得到的，就这些。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要做好听各种议论的精神准备。

——原载甘肃文联《文艺之窗报》